

綱鑑會纂卷之九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漢紀

孝元皇帝

諱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初元元年正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祖實萌於此

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殺食馬肉食獸○鑑上素聞王

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

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

謂君之取賦於王什中惟取其一也

亡他

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

同貢禹勸元帝以節儉何如

以貢禹為諫大夫

綱鑑

漢元帝

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

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水衡都尉主都水及止林苑省肉食獸發明元帝繼統之初罷宮館減獸馬

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游不斷戚宜用權大本既以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

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長

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

足以知鳥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通鑑筆義曰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閹宦百

享也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

丁南湖曰恭儉帝王之盛德漢惟孝文庶幾焉元帝之庸闇惡得為

問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國祚卒至不振者

於馬穀之賦而更政廢一不儉於長楊宵之出則大獵作矣意此

何與

所以為漢之恭儉而
非三代帝王之恭儉也

經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公族劉更生後步獄下三人於獄治罪皆

免為庶人○目時史高以外屬高乃宣帝母黨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資

師傳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史高克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

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關宦乃宮中之人也無外黨遂委以

政望之等患外戚許史許延壽史高等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

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等召望之時上

應古不

謂罷中書宦官

蕭望之

近刑人
之義

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以此下望之堪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令出視事親視政事恭顯史高訟上竟罷

之不用望

尹氏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

友黜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

張南軒曰萬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

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廣收謹其為

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日久上心開明人才眾多庶幾有

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其疎矣其綱繆經

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弊已盡露而無餘策既

在易屯
膏小貞
之義

之義

安魄所處之嚴

任魄當梁與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能去之以安魄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魄素行高舉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所執雖正然懲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蓋不知學之弊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勅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邪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史堪與更生華龍求入史後堪與更生華龍百令二人告望之等

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賜爵

望之去

就不明

尹遂昌曰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其有愧于二疏多矣果見幾之君子乎

見幾之君子乎

望之有愧二疏

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

顯為中書令○目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曰以為中

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罪猶過也謂其坐以薄罪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

金吾車駟

滿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

曰吾嘗脩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

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御食涕泣

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蔡邕遂

以顯為中書令

綱目斷曰

望之何以不書辭病漢也望之顧命大臣既免害厥人矣

也望之自裁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責為中書令是誠何

心也綱目載書之所以病帝也

溫公曰

甚矣孝元之為君易

欺而難信也夫恭顯之請恩望之其

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

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

編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

珠厓儋耳郡

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

殺吏漢

輟發兵擊定之至是諸

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大發軍

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

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朔北也

言欲與聲教則

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子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興

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

廣德諫
射獵

揭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愚謂武帝罷兵黷武郡縣遠夷而海內虛耗珠厓置郡未足為漢社稷輕重也故賈捐之議棄

而專恤關東時丞相于定國建議亦與此合遂詔罷珠厓郡當聞楊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吁捐之之論亦可謂

知本矣

續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峙○三上郊泰峙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

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

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

甚上即日還

續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目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續秋上酎祭宗廟上時掌反獻也酎直作反三重醇酒也漢制正月元旦作酒八月乃熟各酌以獻宗廟○鑑上

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宣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諫
從橋

曉人不當如是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王鳳洲曰

元帝將舍乘輿御樓船此經往程數里平流謾操容與乎

上趣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事體人情耶是時恭顯與史高比而發望之譏黜張堪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間而置若罔聞耶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斯亦祖其餘習矣

丁南湖曰

從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帝之朝恭顯擅權許史怙勢蕭望之之枉死劉向周堪之下獄

君德昏弱宗社幾危事之至大者也廣德為御史大夫秩在諫諍乃於此至大者循默保位而於彼至小者謂欲自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稱廣德為儒其特腐儒也哉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書法

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漢初縣名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

曰臣聞舜命九官九官謂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臯陶為士師禹為其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

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

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

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

機夫執狐疑之心者棄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

則眾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官誠深息天下之心上

諸葛豐
上書告
堪猛罪

開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邪
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訐史皆言堪猛用事之
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
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柰何興
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傳之恩此最策之得
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
豐乃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今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
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
人豈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

閼元帝
免諸葛
豐左遷
堪猛何
與

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綱目斷曰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書之病密也

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

者察其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糾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

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帝○目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

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君蘭楊興字捐之

我若得朝見時即以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君房

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克宗遠其五鹿復姓克宗其名也捐之曰令我得代

克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下筆言
語妙天
下
勝五鹿
克宗遠

謂實土踞開無
陽塞之患也

即共為薦顯奏稱與其美又共為薦興矣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
之上乃下與拾之獄令顯治之拾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為城

溫公曰

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
拾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匡衡上
疏言事

己卯二年夏

六月赦

綱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目

上問給事中匡

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後和不得哀止今日
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善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植
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奸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
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

治天下者審所
上教化之
流自近
者始

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
全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靡而倣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
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憫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
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聞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
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為光祿大夫史畧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興說高日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學不過門賓客乳母
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去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憂而反衣
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能為將軍史畧常川與參謀議貢之
延必為國器以此示眾庶史畧世世官為之於世以為給

叔者權
時之宜

帝悅曰

夫叔者權時之宜其意與此亦同
令湯緣苑

業襲而不下
失時宜矣

秋七月

羗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羗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

時誅無以威制

遂蠶願帥六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羗虜斬首數千級

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馮奉世
關內侯

庚辰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帝罷其員數民適一經者皆

復其身及是後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紳而實
廣也故綱目不書限者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當時儒
學之盛

辛巳四年夏六月朔日食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猛

自殺曰日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堪者責問皆稽首謝因

下詔稱堪之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

顯覺尚書尚書五人其黨堪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

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請自殺於公事

綱目斷曰望之忠臣又主下獄自殺者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體可

止不免堪乃役刻之利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

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哉袁了凡漢書帝之信游而斷於伊君子唐德宗之猜校

胡氏曰周堪及因不顯白事是欲道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

綱目壬午五年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太傅上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

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

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臣